

有美一人

王丽娜

三月是个美好的季节,不只是黄鹂的歌喉婉转和桃红柳绿,还有女人如花,花如女人,皆是这世间的美好。美女众多,多姿多彩,让人目不暇接,什么样的女子是美女,也成就了永恒的话题。

也许在网络的审美中,瘦成了一个基本标准,君不见,荧屏上的大眼睛,锥子脸似乎是同一个流水线出品的款式。但美的标准从来不是统一的,过年期间,河南卫视《唐宫夜宴》节目中的小美女们,在嘴里塞医用脱脂棉球,让自己的脸完美地“胖”起来,又用海绵假体衣让身体“胖”起来。这样一群娇憨灵动、活泼可爱的“唐朝小胖妞”让我们看到了不一般的唐朝美女。

在唐朝,美女以丰硕而闻名。其实不仅在唐朝,《诗经·卫风》里有一首名为《硕人》的诗也是专门描述美女的。《硕人》中写道,硕人其硕。硕是什么意思?就是大的意思,用“大”来形容美女,似乎有点让人接受不了,尤其在时兴减肥瘦脸的今天,那么魁梧的女人也能算是美女?东周春秋时代对美女的要求之一就是要高、修长。况且并不是只有《硕人》这个孤例,同样是出自《诗经》,同样是讲美女,有这么一句:“有美一人,硕大且卷”,有一个美女,长得高大且美好。

当然了,如果只是硕大,对于美女是远远不够的。关于美,形容词是众多的,手如柔荑,肤如凝脂,领如蝤蛴,齿如瓠犀,螭首蛾眉,巧笑倩兮,美目盼兮。嫣然一笑,这个美人从静态的描写中转入动态,爱笑的美人运气总不会差。时光荏苒,若干年后,有位叫张潮的名士写下了他对美人的理解,所谓美人者,以花为貌,以鸟为声,以月为神,以柳为态,以玉为骨,以冰雪为肤,以秋水为姿,以诗词为心。那么,美人从颜值到才华完成了一次升华。翻开历史长卷,这样的美女不在少数。从“愿得一心人,白首不相离”到“未若柳絮因风起”,再到“扫眉才子知多少,管领春风总不如。”汉代卓文君,东晋谢道韞,唐朝薛涛,她们的诗词一次次惊艳了当时,也为今人称道。

有美一人,美人在心。对于上海女人而言,美女是优雅,也是务实的,追求经济独立,思想自由的人生可能有着先天禀赋的由来。元朝时期,松江乌泥泾,也就是现在徐汇华泾的黄道婆将三锭纺纱的技术传与邻里,也将这份谋生手段传到了女子手中。纺织不再仅仅是一种生活技能,更是一种维持家庭生计的职业。据说自元朝之后,查江南苏松两郡,最为繁庶。女子七八岁以上即能纺絮,十二三岁即能织布。一日之经营,足以供一人之用度而有余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,作为家庭财富的主要创造者,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的提升是自然而然的。

谁说女子不如男?女性的美,由内而外,颜值赋予,气质加持,一技傍身,新时代的女性的美自当如是。



江南春色

(中国画) 周青峰



的概念可以包打天下。菲利普·雅各泰先生死了,但是他的诗和翻译还在。让我们用他的几句诗送他:“人们默不作声/在死者的房间:人们举起蜡烛目送他们远离”(《葬礼的聚会》姜丹丹译)。再见,雅各泰先生!

三言两语——医生的心里话

程蕾蕾

“医生,我的心脏乱跳,吃药以后好多了,但是全身长红疹子,现在就跟斑点狗一样!”

——所有药物都有副作用,因此,吃药之后一定要注意监测。

胺碘酮是临床常用的抗心律失常药。胺碘酮引发的光敏性皮炎,相对少见。一般在局部出现,也有人布满全身,不痒不痛。万一发生了光敏性皮炎也不用恐慌,停药后可逐渐消失。值得注意的是,采用胺碘酮治疗者,忌在阳光下曝晒。

女儿孝顺,经常给我们网购各种食材、水果。其中一款杂粮粥,深得吾爱。

有意思的是,八宝粥还是连接我们和邻居的纽带。去年腊八,我曾端一盒热气腾腾的八宝粥送给楼上小王,对她表示真挚的谢意。她后来给我发微信,说上班前喝了暖暖和和的冰糖八宝粥,好幸福。

我对她的感激源于一日深夜我送先生看急

桃花潭水深千尺

董月光

诊,在大门口遇到小王,她手足无措地望着我们出门。深夜,在中山医院输液时,我收到她发来的微信,说买了新车,想送我们去医院,可惜车技不熟练……一位上班族,辛苦一天,半夜还牵挂着邻居。“桃花潭水深千尺,不及汪伦送我情。”这句诗

说到我的心坎儿里。我将小王这条微信读了又读,心里热乎乎的,“远亲不如近邻”这话千万万确,邻里相互关心,生活充满温情和暖意。

腊八那天,我端了一碗八宝粥给隔壁的苏州老太。有一次楼里停电,我点上自家蜡烛,也给她送去一根。她一人居住,儿子全家在德国定居。老太深感意外,谢了又谢。过了半年,老太来访,笑着说从德国探亲回来,带给我家一大块德国巧克力。我欣然接受,非常高兴分享她的快乐……

我家先生乐于助人,邻居钥匙挂在门上他第一时间敲门告知;哪家的银行存单飘落在走廊里,他立即通知失主;女儿给隔壁摔跤的耄耋老人的儿子打电话;发现走廊灶上东西烧焦冒烟,我马上通知邻居……谁家都有难处时,好邻居如亲人。我家的传统,每年除夕都炸春卷。春卷除了好吃,还有招财进宝、阖家欢乐、喜迎新春之意,我每年都会给邻居和楼下门房的阿姨送几个。

疫情期间,邻里之间尤其应该保持和平、和睦、和睦、和睦。“关门是小家,开门是大家。”“桃花潭水深千尺,邻居的这份情,我很珍惜!

十日谈

来方便,也带来包装箱巨量垃圾。来看看《辣眼变亮眼》。

编者:杨晓晖

菲利普·雅各泰先生(Philippe Jaccottet)死了。他是谁?他肯定不是戈多(请参考贝克特先生简洁而生动的剧本《等待戈多》),开句玩笑(我想雅各泰先生不会介意的)。对于不知道的人,他就是个陌生人。

所以这篇东西的首先就是不知道他是谁的人。如果把知道这个词儿翻译成理解,那么我也是不知道他是谁的人。一个人死了才介绍并不是一种文化传统,而是一种道德尊重。

那么让我告诉你,雅各泰是一个诗人,瑞士诗人或者法国诗人,准确地说他是法语诗人。按照语种划分诗人可能更适于谈论文学,就像按照淮河划分橘树可能更适于谈论水果一样。话说回来,我既缺乏英国人的幽默,也缺乏法国人的深度(是的是的,不是德国人的深度),但是却有一种中国人的韧劲儿。有时候,人们说起在乡村居住的诗人或者知识分子就容易用上隐居这个词儿。我觉得没啥必要。弗罗斯特在乡村住了一辈子,一点儿不耽误他到城市读诗或者演讲。你说他隐居肯定不合适。他只是住在乡村,住在乡村而已。把乡村神圣化和把城

市神圣化都是有问题的,因为现在早就不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,而且问题主要不是出在城市或者乡村身上,而是神圣化。所以更没有必要将雅各泰神圣化。雅各泰从二十八岁起

以他死了才会让同行们都想说点什么。雅各泰的心里静,也是因为他去乡村的同时结了婚(人生大事或者转折点),还出版了第一本诗集《苍鹭》(事业大事或者转折点)。我经常认为一个人有了四通八达的渠道之后,就无所谓居住的位置了,无论是太平洋小岛还是北极帐篷,都OK。

雅各泰运气真的不错,十七岁的时候就碰上了居斯塔夫·胡。这真的让人激动。这么小的年纪就碰上这么一个又写诗又翻译的厉害人物,所以后来雅各泰建立起又写诗又翻译的事业结构应该与此有关。我非常喜欢这样的事业结构。退回去说,雅各泰翻译荷马、柏拉图、穆齐尔、翁加雷蒂、里尔克、荷尔德林,也能给他自己增加更多的文学营养。所谓好记性不如烂笔头,好阅读也不如烂翻译(这不是敌视翻译的意思,而是变相夸奖翻译是更好的阅读方法)。雅各泰说“我的年纪越老,我的无知越增长”(《无知者》姜丹丹译),这是一种反向说法,换成正向的中国说法就是“活到老学到老”。语境完全不同而出现如此

相通之处其实并不多见,所以我才更加高兴。雅各泰和他早年认识的伊夫·博纳富瓦后来都写散文诗,让我哑口无言(就是不知道说什么)。我一直觉得散文诗的全称就是法语散文诗,如同绝句的全称就是汉语绝句,俳句的全称就是日语俳句一样。一旦单独把散文诗这个形式概念拎出来就怪怪的。我承认这是我的保守与偏见。不过雅各泰挺开放的,他写的《短歌集》,有人说他写的就是法式俳句,不知道为什么(扪心自问,有没有人问过你的截句诗集《冷门》为什么不叫短句诗集)也许这就是一种说法而已,就有更多的玄秘之处可言。对于简单的人来说,短诗

关注“星星的孩子”

潘与庆

怎么不同于地球上其他的娃娃?莫怪他们的爸和妈,不是家长失职、缺少关爱,教育不得法,这是一种疾病,现代医学也缺少有效的办法。他们自闭,他们孤单,自己把自己囚禁在狭小的孤塔。怎么办?咱们可不能冷眼旁观,放弃或不理他……

同在蓝天下,让我们大家从“爱”字出发,关心他们中的每一个他。他们喜欢转圈,我们陪他;他们喜欢看广告、天气预报,我们伸出拇指夸他。和他们一起穿衣扣扣子,和他们一起游戏和玩耍。教他们学会用目光对视打招呼,教他们招手、微笑,一起踏步踏……让他们融入我们中间啊,会用蜡笔画五星红旗、画蓝天、白云和鲜花……

愿他们不再孤独,不再像夜空中独自闪烁的星星。让他们感到那么多人在关注他。来,我们和“星星的孩子”挽起手来,共同去迎接东方灿烂的朝霞!”

你好,小拉手

南妮

问题是十次有九次,金属拉手断掉。用劲把那个金属盖子剥掉。动用剪刀可以麻利点,用手指的话,指甲遭殃。

好朋友在做某植物蛋白饮料的推销,整盒15支小玻璃瓶装的。能够增加免疫力又有瘦身效果。用气还拧不开时,就求助于家里的男主人。保健饮料就此临近过期。一个人全力对付还拧不开时,就跟瓶子生上了气,朝垃圾桶一扔了之。“不要再给我寄了哈!”——朋

编者按:包装这东西成了城市日常的一部分。包装与拆包装都需要工匠精神,除了力气还要灵巧。女人拆包装没耐心,心细的男人把好看的盒子再利用。快递那么多,扔下的外包装咋办?送朋友的礼物如何包装?从包装看时代变迁……包装这细节,话题多多。

早晨在单位食堂吃早餐。要了白粥、南瓜饼和高邮咸蛋。高邮咸蛋乃吾所爱。咸蛋每一个皆真空包装,仔细看去,紧裹咸蛋的塑料袋没有可以撕开口子的下手处,随身不可能带小剪刀。只能用牙齿咬,咬开小口子再撕成大口子。成功了!

为自己牙齿的威力得意的时候,猛然想起女儿小时候,一个照看不周,让她在小区的运动器材上磕破半颗门牙的伤心往事。至今啃鸡腿不行,就是此等撕开塑料袋的牙功,她也不得。小时候带她的姑妈当时直



拆开软盖子,醋就见真颜。